

那年大雪

■首发作家 朱彩虹

家乡的雪,来得总是很平和,先是天色昏暗,接着小雨,雨星也不密,但一滴一滴带着扎人的凉。当雨丝轻盈飞舞时,雪就到了。

每次雪花一飘,奶奶就会站在院门口,双手搭起凉棚看向远方,像与远道的亲戚商量:确定来了哈,准备待几天呢?而后决定备多少烧草。有时两婆,有时四五婆,每次不等,大致能赶得上天晴,很是灵验。天黑前再将猪圈、鸡舍、兔笼查看一遍,该换瓦的换瓦,没瓦片的寻张塑料布用砖头压着也行,尽可能不让这些小家伙冻着。自从村里的老兽医去世后,它们也开始宝贝起来。最后再锁好院门、关上屋门,围坐在火盆烤出的暖和里,迎接雪的到来。

冬天的风是硬的,如醉酒的汉子,不知是为了躲避老婆的说教,还是为了释放内心太多的压抑,在空旷的乡野一路狂奔,肆意地摔、尖叫着,撕裂着长长的黑夜。

那天清早,我是被奶奶摇醒的。朦胧中,一片刺眼的白。屋后老榆树半枯半绿地活了六七年,昨夜猛然间就断了。奶奶说树长到老就成精了,这老榆树就如临终无力的老人,胡乱地将杆斜横在屋檐,还打破了屋山头的玻璃窗,大雪从窗而入,在床上积了厚厚的一层……它这是来话别的呢!那绿绿的榆叶饼、黄黄的榆钱,都招人喜欢,就一年又一年不忍刨掉……想必,这些它都还记得。可它最终也明白,跟一个俗人能讲什么呢?一个泥土里生泥土里活最终还要变成泥土的生命,头顶以外的天空只需仰望一棵树的成长就足够。只是出于怜惜吧,巴巴讨好生活的人,是需要怜惜的。所以它使用生存的姿态伴人一程,最后又用轰然倒下的方式给人以警醒。至于悟什么,它说顺其自然,人说靠命运。

抖落被上的积雪,竟发现一枚已变成褐色的榆钱,圆圆的、薄薄的、软软的……人过留名,雁过留声,老榆树自有老榆树留给人的念想。

奶奶说完老榆树的故事,就一直催促道:“快去外面把窗子堵好,不然这雪再下天把,非把人冻死不可喽。”奶奶是出名的劳作好手,做事利索有力度。将钉子、锤子和一块厚实的塑料布递过来后,就打开屋门指着院南角:“梯子在那,快扛走。”屋外风雪依旧,皑皑白雪蒙盖着所有,磨盘、小井、水缸……院中日常的物件都不见了,躲猫猫地缩在雪下,可哪里能躲得过侍弄者的眼呢?来到奶奶指点的位置,捡起一木棍在雪堆上敲了几下……梯子、耙子、木锨、扫帚就全出来了,它们正一溜地依在墙角呢。

和隔壁大爷家的灶房后墙靠着后墙,中间只留一人宽的巷,直地通向屋后。巷口的风如冷水样,将人穿透。奶奶在前,我在后,双肩套着梯子,像戏台上的枷锁。偶尔肩上的梯子有歪斜,猛地撞上墙,声音不大,却将人带得踉踉跄跄,就更像演戏了。说是梯子,就是两根长棍上横着几根短棍,这样的梯子只能小人儿用,在庄稼总爱向上长的农村,它和小人儿一样,用处很多。本想顺着前面奶奶的脚印走,感觉暖和些,可中间总是差那么一截,只得也从白白的雪上下脚,巷中便响起二串咯叽、咯叽声……

雪像谁家总也弹不完的棉花,从早到晚纷纷扬扬地飘刮着,和着刺骨的冷。奶奶扶着梯子,让我爬到窗口,先扔完那些玻璃碴再钉上塑料布,可刚钉完玻璃碴,手就麻了。待从口袋掏出锤子、钉子想固定塑料布时,那拿钉子的手像掉了一样,完全不听使唤,带着钉子一起落入雪中,无声无息。好在奶奶眼明,寻着雪痕将它找到,谁知刚接又掉了。这一次,在我呀呀的叫喊里,它竟然自领口而后背从棉衣内滑过——呀呀呀,跟冰棍一样!

朱彩虹,女,1975年生,江苏淮阴人,现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、淮安市作协散文委副主任、淮阴区作协副主席。先后在《中国文化报》《江苏文化报》《文化新世纪》《剧影月报》《戏剧之家》《岁月》《雪莲》《山花》《芒种》《文学港》《宿迁文艺》《佛山文艺》等报刊发表作品若干篇,多次在中宣部、中国文化部、中国散文学会、江苏省作协等部门举办的赛事中获奖。



叫声未完,就听到院中传来一片咯咯咯的嘈杂声,那些关在圈中的公鸡母鸡们,终于耐不住漫长的拥挤和黑暗,撞开了鸡圈门,在院中撒欢般地啼叫、飞跑着……奶奶说声不好,就冲我说,你鬼嘘什么嘘,把鸡圈里的鸡都惊出来了。心想,我声音不大呀,是钉子落地的动静大吧……可在厚厚的雪地里,钉子有动静吗?一时也不明白。奶奶放开梯子,着急地说:“钉好窗户快回家,我得去拢鸡了。”“拢鸡”也是技术活,我家的那群鸡只听奶奶的。

奶奶离开后,梯子就顺墙慢慢倒了,吓得我闭起眼呀呀地尖叫着……这一次,动静真的有点大,呼啦啦地,惊飞了树上的鸟儿。

好在农村的女孩,落地上成泥,掉雪里成花,是摔不坏的。毫不迟疑地爬起,扑打身上的雪后,赶紧拨拉四周的雪——钉子想跑是没那么容易的。毕竟,只有靠它才完成任务,我才能回家呵。

“哼哈哈……哼哈哈……”巷口传来大爷熟悉的咳嗽声。他依然踱着方步,依然双手拢中袖中,只是大棉袄的腰带间,揣着几张白色的卫生纸,他这是到屋后来蹲茅房的。

天降“贵人”?瞬间打鸡血样……顾不上前儿几天两家刚拌过嘴,用尽全力将梯子扶到墙上,然后倚梯上单等大爷过来。小巷只一人之宽,梯子一竖,就成一夫当关之势,大爷无论如何是过不来的……嘻嘻。

亮起嗓门叫:“大爷,大爷……”

“唔,起这么早干什么的?”脚印早出卖了我的存在,大爷在等我叫他。咳嗽只是提醒。

“窗玻璃坏了,得用塑料布钉上,可我钉不了。”伸长冻红的手,在大爷的眼跟前打晃,心里话:大爷就帮个忙呗。

“什么事哪有一次就做成的,多钉两次就有用了。”大爷明显不想帮忙,说着还挪动梯子,想侧身从一边过来。

“哎、哎……”我故意叫着,让大爷不敢再挪梯子,只要大爷不离开,我的心思就有希望。

这边还在笑嘻嘻等着,那边大爷却一转身,往回走了。也是的,庄稼人,除了屋后的茅房,屋前小菜地边的树堆、草垛,哪里不能方便下,何况是雪天里。

“大爷,你家大嫂起来得真早。”大爷刚

过门的儿媳妇很勤快,每天总是早早起床,上屋前菜园砍菜、掐葱,做饭。这是奶奶唠叨的。

“待哪看见的?”大爷闻言,立马转身。“前面菜地呀,穿红色的棉袄!”家乡有规矩,新媳妇一月内穿新衣,而这些衣服,不是大红就是紫红、浅红,反正一色喜庆的红。

“噢。”人有三急,想来大爷这急是最急,他只得转回来。

“大爷,请你帮我钉上呗。”不失时机地央求道。

大爷抬起头,极不情愿地瞟了我两眼——想从此关过,必先钉钉子,别无选择。老人家此时心里一定在骂人,但也骂不出恶毒的,最多也就是死丫头之类的。

大爷好样的,抬脚试下梯子有点瓢,就一脚搭梯子、一脚踩墙,当几下就钉好了,塑料布妥妥地蒙紧窗口上。

还想谢几句,大爷已急得不行:“快走,快走……”

第二早,铲雪、扫雪声连成一片,尤其铁锹划地的声音很刺耳……雪终于停了。奶奶催我把屋上树枝拖下,不然压坏房子。昨天就要拖的,后来忘了。便又扛梯去,这次容易,只顺势一拉,它们就从檐上哗一声下来了,扬起的雪像瀑布一样,从身旁流过,在阳光下发着晶莹的光……

演出前

冬天的早晨,真的很冷,雪渣在脚下嘎巴嘎巴直响。下了专班车,望着四通八达的路,科长不知方向地转起圈来……这时,一阵咚咚锵锵的锣鼓声,拨开浓雾的封锁,将他引到了文化站。

新建的站房像帅气的小伙,直立在一片旧房区。站房旁是菜场和小学,连接菜场和学校的是通向周边村庄的弯弯曲曲的小路……这里是全县最远乡镇,素有“天边海外”之称。见到科长,站长激动得抱拳作揖,说冰天雪地的,见到真人才放心。明天有企业来考察投资,提出要看当地的特色文艺表演,这

是涉及全乡经济发展的大事,乡长直接下令演好有奖演不好辞职。站长是小年轻,被吓得痴愣愣的,赶紧向区文联求救。文化站在乡镇没位置,站长常年被指派做些杂事,能有机会发挥本职当加倍珍惜,科长也是站长出身,十分理解,二话没说一大早就赶到。

站房一楼是超市,需爬过一段简易楼梯,二楼才是文化站。其实就是一间卧室和一个空房间,空到无水无电。站长说,就这还是他软磨硬泡天天住在这儿才保留下来,要不早被租出去创收了。好在演员没受环境的影响,都已化好妆,换上演出服在等排练。乐队是五位老人,锣鼓钹和两把二胡,他们对文艺的爱好,除一脸的笑意,还有执拗的敬业精神。因表演中的一个过场,锣说是咚咚锵,钹说是锵咚咚,红了脸争论着,征询二胡意见,偏又不一致。碰巧表演的大妈是位急性大嗓门,几声催促下来,排练顿时乱成了一锅粥。科长这才发现乐队根本就没有曲谱,演出全凭大家的配合,如有一人忘调肯定乱套。这不就是传说中的“没谱”吗?

谈话间,有人问“小媳妇”怎么没来,她可是全乡最能唱会跳的呀。有人道:别提了,昨晚我和站长去她家时,被她老公一顿数落,死活也不让她来。说笑完,大家继续排练。快到中场时,有人拉着年轻媳妇过来,说这就是“小媳妇”。科长笑问是你丈夫陪着来的?显然他想到了刚才大家的说笑。小媳妇不好意思地说,是的,他这人就是小心眼。科长说,来就好,现在快去换衣服,结束舞由你来领。

可刚排练不久,就听一中年男人大叫:这里谁管事?望着队员们一致投过来的目光,科长问来人:你有什么事?中年男人说:来,你来看看,这是怎么回事?科长疑惑地随着男人来到站长卧室,只见小媳妇钻在被窝一头,另一头是惺眼朦胧的站长。小媳妇一把抓住科长的手说,科长我冤死了,刚才换好服装见我节目还有一会,就想在被窝暖和暖和,可我不知道床那头还有人呀?再说站长你怎么把自己埋在被窝里呢?小媳妇红着脸地问站长。站长赶紧解释说,刚才锣鼓声太大,就随手拉床被压在头上,实在太困了。科长见此就对男人说,你看这只是一场误会。

不想事情一下就真的严重了。男人闹到了乡政府,乡长亲自调解这事。好在不管谁处理,万变不离其宗的是要保证明天的演出。为防止小媳妇事件影响其他家庭而误了演出,乡长当即拍板,所有演员当晚入住招待所,明天演出后才能回家,乡里给补助。演员们自然高兴,各自与家人联系后就去找招待所了。小媳妇是乡长点名的,那男人也只得同意。只是提出这晚不能让站长也留乡里,乡长说站长是住文化站,离招待所远着呢,你放心吧,出事我负责。乡长说完让站长主动与男人握手言和,说都是为了工作,都是一场误会,事就到此为止。大家乡里乡亲的,不看僧面还得看乡长的面,不能了也得了。汉子连说是,搂着站长的脖子道歉,亲密如兄弟。

这一通下来,天已煞黑,公交车早没了,只有成团的雪花在路灯下飞舞。科长明早还有另一场演出活动,今晚必须赶回去。还是站长机灵,借来乡长的摩托车。在摩托车的咆哮声中,科长一滑一踏近三个小时才进城,摸索着走进楼道还未开门,兜中手机就急促地叫喊起来,将手指放到口中咬几下才能接通接听键,耳边站长哭喊着:“科长,那家伙说话不算数,找人在文化站门前下黑手,四人剋我一个,我被救护车送到县医院,正在急诊缝针呢……”科长闻言,心想你小子有专车坐,被人打几下又怎样,总比我差点冻死强。可脑神经指挥不了冻僵的脸,整个楼道间都是他上下牙乱磕的咔嚓咔嚓声……